

王
朝
柱
精
选
文
集

作家出版社

开国领袖毛泽东



013035240

A752
180

王朝柱精选文集

开国领袖毛泽东



作家出版社

A752/180



北航

C164245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开国领袖毛泽东/王朝柱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3. 1
(王朝柱精选文集)

ISBN 978 - 7 - 5063 - 6080 - 7

I. ①开… II. ①王… III. ①毛泽东 (1893 ~ 1976) - 生平事迹 IV. ①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3018 号

开国领袖毛泽东

作 者: 王朝柱

责任编辑: 李亚梓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684 千

印 张: 42.75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080 - 7

定 价: 4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李硕儒

回忆总伴着缕缕惆怅，哪管岁月激扬、世事通达，当他站在成就的高山、回望登山时的蜿蜒小路，也不禁会慨叹连连，这或许就是人们“追忆似水年华”时兴叹迭起的缘由，也是近年来，每每夜深人静朝柱和我通话时屡屡流露的岁月催人的脉息所在。

我们常常掐指计算，论年月，我们已经相识相交 23 年了。那时，我们正当壮年；那时，国门初开，西风东渐，随着思想解放的大潮，文化思想界流派纷起；文学艺术界无不想求新求变，模仿、舶来、横移，奇招百出；技法上，意识流、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内容上，解构传统解构观念，于是出现了重塑信仰重塑观念重塑审美的风潮。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同朝柱认识了。先是编辑赵燕玲拿来了他的《李大钊》和《土肥原贤二》两部厚厚的书稿，说她以为书稿不错，颇有历史价值。于是我抓紧审读，读后以为，作为堪与英国大间谍劳伦斯媲美的土肥原，无论其谋略、奸诈、野心、阴毒及至他在直奉战争、谋杀李大钊、炸死张作霖、“九一八”事变、策动溥仪出关、筹建伪满洲国、策反汪精卫等事件中所起的谋划指挥作用，都写得入神入化，其文献历史与社会价值自不必说，即使当时出版界已孜孜追求的经济效益也殷殷可期；至于皇皇 72 万字的《李大钊》，以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们读书趣味的选择，怕是不易有多少印数。可看看朝柱那宏大高远的立意、严谨大气的结构、丰盈翔实的史料，特别是李大钊坚定的信仰与当今信仰迷失的对接与启示，此书的价值远在那时一部部热炒着的图书之上！何况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作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一代学人和革命先烈，至今尚无一部完整的传记出

版，岂不是文化界、出版界的失职？于是，我请责任编辑邀请朝柱来出版社面谈。

是个初冬的上午，他身着一件旧绿呢军大衣，头戴一顶也是半旧的灰呢鸭舌帽，蹬着一辆嘎嘎作响的自行车来到了出版社。出版社连环相套的四合院已拆得零零乱乱，正建如今的办公大楼，我们无处可坐，只好在后院的食堂接待他。不知是仍未走出他创作的思维，还是军人的不苟言笑，第一次见面的他没有现在的滔滔不绝，只是定定地用那双近视镜片后面睿智而多思的眼睛看着我。为打破沉默，我直截了当说出了我对他两部书稿的评价和意见，当我说到《李大钊》一书篇幅太长，引文太多、希望他删除十万字时，他说话了：请让我想想，过几天回答你……我深知作家对作品的感情，为礼貌也为慰藉，我留他吃饭。但以那时的条件风习，在机关食堂吃份客饭，多加几个菜，也就只能如此了。后来，当两书出版，特别是《李大钊》一书破格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作品研讨会，当时出席的国家主管最高领导人胡乔木、冯牧和众多著名评论家都满怀深情地给予了高度评价后，朝柱声名鹊起。他这这才暂时忘却了《李大钊》一书删掉十多万字的遗憾。可当后来谈起我们的初次见面时，朝柱总是幽默地调侃着：那是他告别音乐（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之前主要从事音乐创作）、踏入文坛的第一步，可那一步并不愉快，因为我不容商量地“割了他的肉”，而他对我的第一印象是“霸气”。

以书结缘，虽然我们性情不同、审美有异，虽然他仍以为我“霸气”不小，可因为彼此的真实性情和相通的心灵，我们的关系却从作者与编者的友情润物无声地流向披肝沥胆、以诚相见的知己境界。就在《李大钊》和《谍海奸雄——土肥原贤二》两书出版后不久，他拿来了一部厚墩墩的书稿《龙云、卢汉和蒋介石》，之后，或一年一部或一年两部又陆续拿出《李宗仁和蒋介石》、《冯玉祥和蒋介石》、《宋美龄和蒋介石》、《汪精卫和蒋介石》、《张学良和蒋介石》。开始，我被他的写作题材大转移蒙住了：一个作家怎么可能自研究写作共产党创始人始，仅用半年多的时间就接续跳到蒋介石和那么多国民党的重量级人物上？而且一年一至两部、每部都在三四十万字以上！他是如何写出的？这样的书稿经得起推敲吗？我不能不在认真审读的同时提出一个个疑问。他倒并不反感，说他是在“文革”中趁别人忙着打派仗，并把他打成“反

革命”的劳改6年中认真研习、陆续写出的。一位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毕业生扔掉音乐、研究近现代史不觉可惜吗？他自幼钟爱音乐，16岁就进入音乐学院附中，大学毕业后学校又已准备让他做院长赵沨的秘书，本该在乐坛有所作为，一旦决绝地扔掉音乐真是撕心裂肺地疼痛，可那时没有自由，只能如此。那又为什么选择了蒋介石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他的一生几乎涵盖了现代史的方方面面。在他身上还集纳着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治国平天下的治国之术。这才想以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学习太史公“以人为史”的手法，在塑造历史人物的同时，尽可能真实生动地揭示这段极为复杂的历史，借以道出这段历史文化的内涵，以启悟后人。果然，从成书后的效果看，他的确未负初衷。无论是他笔下的蒋介石和他麾下的各路国民党大员，都从历史、文化、谋略各自不同的角度，刻画得鞭辟入里入木三分，而由他们衍释出的那段纷繁诡谲的历史也呈现得条理分明。如在《汪精卫和蒋介石》中，他集中表现的就是先利用假左派汪精卫击垮右派元老胡汉民，而后又利用胡汉民逼迫汪精卫拱手让权、下野出国，最终达到了蒋介石兵不血刃地掌握了国民党军政大权的目的；在外交方面，“九一八”事变前，他对日、美采取等距离外交，事变后才逐步过渡到联美抗日，才使得美援源源而来，这真是典型的因时而异的远交近攻策略；在《宋美龄和蒋介石》中，他浓墨重彩渲染的就是两个人身上附着的不同文化心理结构，他们有影响有渗透有碰撞，终归衍释出种种不同平常夫妻的戏剧来……正是基于他艰苦的研究、别致的视角、成熟深邃的思索，他笔下的蒋介石形象才从表层到深层、从脸谱描画到文化探究，终于以一个背离历史进程的纵横高手的悲剧形象展现在今日的读者面前。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正当他的蒋介石系列街谈巷议的时候，他笔锋一转，又写起共产党的重大事件和高层人物来。拿给我的第一部书稿是皇皇73万字的《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那时，“非毛”的声音不绝如缕，几十年来，长征题材的小说、回忆录和影视作品也屡见不鲜，他的长征能有什么新意吗？我不能不抱着审视的态度认真审读。我不能不承认，他又一次使我震惊了。不同于任何这类题材作品的是：他既摆脱了空洞抒情高调歌颂的旧套，又抛却了以个人经历个人所知的某战役某人物的回忆描摹，而是将这一壮举放置于世界大势两个阵营角逐的大势中，以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辨析为指导，既写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略

图谋与残虐、第三国际和苏俄的错误干扰，又写了国共高层的纵横谋略及至他们迥然相异的胸襟抱负和文化心理，以此折射，长征中，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激烈复杂也写得条分缕析，在不伤党的伟大团结的主旨下，毛泽东、周恩来的英明伟大、智慧情怀卓然而观现。其风格的大气磅礴，其结构的细密相间，其史料的翔实丰富，其人物的呼之欲出，都是在史传文学领域里不多见的。我预感到，在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下，此书的出版完全会廓清不少是是非非的传言，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保持毛泽东形象、对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必会有不菲的贡献。

果然，《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出版后，朝柱成了朋友圈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当时的作协党组书记、著名文学评论家冯牧与他切磋；当时主管影视的文化部副部长丁峤给他命题；军界领导周克玉和军内著名作家徐怀中对其创作关怀备至；那时的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刘云山、广电部部长田聪明、财政部副部长李延龄爱听他讲国共大事的来龙去脉，作家柳萌更是以兄长的身份关爱鼓励无以复加。

就在朝柱创作丰收、友情熏熏的时刻，因为家庭原因我移居了美国。未料，第二年4月，他借赴夏威夷采访张学良之机假道旧金山来看我。岁月翻转，地域更迭，能在旧金山接待专程来看我的朝柱，真是百感交集五内翻动。他带来了国内友人的问候，我陪他从渔人码头来到金门大桥。望着大桥上、山脊间那郁郁葱葱的潮雾，我指着西面的太平洋说：越过这片大海就是我们的故乡……他沉静了一会儿，定睛说：……老兄瘦了……我一见你就觉出了你的困顿和惆怅……要是想家，就回去吧，跟我一起做电视剧，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朋友们都在等着你……我咽回冲到喉头的感慨，问：除了我曾参与的《周恩来在上海》又做了什么？他说：《开国领袖毛泽东》已经播出且反响强烈，大型史诗电视连续剧《长征》也已开机。我明白了，他在史传文学这块园地上收获了骄人的成绩后又转向影视。我佩服他的创作嗅觉，更佩服他的敢于颠覆，颠覆前人，也颠覆自己。

2003年回国探亲时，正赶上他的20集电视连续剧《回声》审片会。此时，两位前辈冯牧、丁峤已经离世，我们共同的好友李延龄也匆匆西去，这不能不给我这去国5年的游子带来难以忘却的悲伤。可审片会上，另一批前辈逢先知、金冲及、何敬修和同辈朋友李准、仲呈祥却友情习习、佳语阵阵，给予了颇高的评价。后来得知，这部戏就是朝柱

依据他十几年前的长篇小说《囚徒的长征》改编的。我找来原作重读，又不能不赞赏他的敏思与胆魄了。还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文革”时期极左思潮并未全面溃退的时刻，他已经将笔端触入描写人性、呼唤人性的领域，而且题材背景是共产党的长征途中。如果没有对历史的深刻认知，没有对人性与阶级性的深层研究，谁敢如此大胆书写！可惜，书是出版了，这部戏却至今并未正式播出！尽管如此，无论在史传文学还是影视荧幕，朝柱已以一人之力，历几十年风雨，写尽拍尽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这是一片独特的风景，也是至今很少有人能绘制的风景。

作为肝胆相照的朋友，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讨论过彼此的作品，我说，他的作品部部都是洪钟大吕、每一部都是沉实的钢锭。所以能如此，皆在于他丰博的学养、架构的能力，更在于他超人的政治智慧。智慧来自何方？来自他执着的信仰和哲理的修持。自然，钢锭总难免有需要打磨的毛刺。要是他能有更细腻的情思更讲究的语言，其作品当更会锦上添花。自然，豪放和婉约历来难于兼得，大江东去的史传与小桥流水的抒发也本不是一种风格。尽管我还有其他朋友对朝柱仍有更多期许，但看到他如今的成就，也不能不满腔真诚和喜悦地称他为大家了。作为一个作家和从事过多年编辑工作的人，当听到作家出版社慨然决定出版《王朝柱选集》时，我不能不感佩作家出版社何建明先生和众多编辑们的眼力、胸襟和作为。朝柱选集的出版，定会是有史有益、于国有益、于民族文化积累有益的一件大事。当此书即将出版之际，说说我对朝柱其人其作的了解和体悟，实感快意，或可成序。

2012年4月

目 录

上 卷

第一篇 / 2

第二篇 / 130

第三篇 / 271

下 卷

第四篇 / 406

第五篇 / 535

尾 声 / 667

主要参考书目 / 670

上 卷

第一篇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晨曦刚刚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中华大地就响起了一个伟大的声音：将革命进行到底！

这一伟大的声音——“将革命进行到底”，在长空中回荡，它不仅惊醒了沉睡百年的大地，而且也迸发出中华民族压抑了一百多年的心声！

这一伟大的声音——“将革命进行到底”，就像是震聋发聩的号令，把长城内外、大河上下解放区的军民凝聚在一起，伸开双臂，迈动大步，迎着东方即将升起的火红的太阳，去迎接一个伟大的新中国的到来；更为称奇的是它还像是一枚巨大的炸弹，把蒋家王朝这座行将倒塌的大厦抛向空中，而静候尘埃落定的蒋介石也唯有哀鸣自语：“毛泽东！毛泽东……”

抑或是久战为敌知己知彼的缘故，蒋介石说对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一伟大的声音，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在西柏坡为一九四九年写的新年献词！

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是平山县内的一个普通的村庄。由于它背倚群山环抱、松柏苍翠的柏坡岭而得名。那时，全村只有百十来户农家。俗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几千年来，勤劳的西柏坡人民靠着滹沱河两岸肥美滩地，耕作稻麦，捕捞鱼虾，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堪称是太行山中的鱼米之乡！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日本的铁蹄踏碎了华北的国土，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西柏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揭竿而起，他们举着救亡抗日的大旗，高唱着《在太行山上》的战歌，谱写了打击日本侵略

者的英雄史篇。而所在平山县被誉为晋察冀边区著名的抗日模范县！

解放战争爆发不久，毛泽东为了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入侵陕北的胡宗南集团，遂决定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主动撤离延安，从而揭开了转战陕北的序幕；接着，毛泽东又于三月二十六日在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史称枣林沟会议），决定中央机关分为中央前委、后委和工委。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转战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并直接指挥西北战场我军的作战；叶剑英、杨尚昆等率领中央后委去晋绥，负责保障中央前委的供给以及和各解放区的联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率领中央部分工作人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向华北转移，完成中央托付的重任。是年五月初，西柏坡又成了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委的所在地。

毛泽东在撤离延安一年并取得转战陕北的决定性胜利之后，于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作出决定：中央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率领党中央机关由陕北吴堡县的川口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于翌日——二十四日到达中央后方委员会驻地山西临县双塔村。几经辗转，毛泽东一行于四月十一日到达晋察冀军区驻地——阜平县城南庄。由于毛泽东准备动身访问苏联（后未成行），故于五月二十六日到达西柏坡。从此，西柏坡成了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也“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毛泽东到达西柏坡不久，解放战争遂进入第三个年头，即战略决战的前夜。为了向全国人民表示必胜信心的同时，并进而分化瓦解敌人的营垒，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借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发布口号，提出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战略决战的需要，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及时地研究了华北、中原解放区建立统一的中央局——以及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接着，毛泽东又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提出了在五年内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设五百万人民军队的伟大任务。为了适应战略决战的需要，要求全党、全军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的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决策大权高度集中于中央。简言之，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历经四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终于从政治上、思

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完成了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战略决战的准备工作！

九月十二日，我东北野战军发起了辽沈战役，正式揭开了中国命运大决战的帷幕。毛泽东在西柏坡相继起草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与此同时，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等一起研究战局发展，听取前线各战场的情况汇报，并提出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和设想。在伟大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下，我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取得了战略决战的决定性的胜利！待到一九四九年元旦，“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因此，毛泽东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毛泽东作为一代军事战略家，不失时机地向全国军民郑重指出：蒋介石集团及其他的后台老板——美帝国主义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阻止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同时，他作为了不起的政治战略家又十分清醒地知道：将要获得最后的胜利，并不等于已经获得最后的胜利。为此，他在指挥三大战役的期间，一直都在关注敌我友三方随时随地发生的变化。同时，他为了准确地提出政治方面的新决策，或及时地调整战略决战最后阶段的军事上的部署，还经常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参谋长周恩来进行磋商，有时还要有意地发出一个又一个提问。

周恩来是一位胸有全局且又十分聪明的大政治家。他不仅了解毛泽东的心路轨迹，而且还知道毛泽东发出的这一个又一个提问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能对这一个又一个提问进行准确无误的阐演，为毛泽东决策提供有关的依据。因此，他在西柏坡期间，一边夜以继日地协助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一边又经常和毛泽东纵论天下大势，真可谓是为新中国的诞生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恩来，你是如何看待美国人导演的以李代蒋的好戏呢？”毛泽东深沉地问道。

周恩来当然知道以李代蒋的“李”，是指桂系代表人物李宗仁。说到桂系代表人物李宗仁，周恩来又很自然地想到在国共两党分分合合的

二十多年的历史中，蒋介石为了实现削藩裁军、一切权力归中央的终极目的，曾经与诸地方实力派演出长达数年的内战。结果：冯玉祥的西北军被蒋氏击垮后各奔前程，冯氏怀着怆然的心情远走美国，不久前在应邀回国出席新政协的归途中，由于轮船失火死于黑海；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西安事变后分崩离析，而意气用事的张汉卿也因兵谏获罪于蒋介石，后被蒋氏软禁在宝岛台湾；刘湘等人的川系常年闭锁夔门，坚拒国民党军队入川。之后，蒋介石借“追剿”红军长征之名，不用一兵一卒，使大批的中央军堂而皇之地跟进蜀地。接着，蒋氏巧调刘湘率部出川抗战，遂又演出气死刘湘、张群“图川”等好戏，致使庞杂的川系逐渐解体；龙云的滇军位于西南边陲，向来与蒋介石貌合神离，抗战胜利之后，蒋氏采用军事政变的手段将龙云软禁，随之滇军名存实亡，就连逃出樊笼的龙云也只能在香港反蒋；至于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南粤王陈济棠等地方实力派更不在话下，早就纳入蒋氏的势力范围。然而唯有实力并不算强大的桂系虽多次败于蒋氏的手下，但却能在李宗仁、白崇禧等的领导之下化险为夷，并成为活跃于中国政坛的一支重要力量。更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是：随着蒋氏集团在政治、军事等方面败走麦城的颓势，李宗仁不仅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当上了副总统，而且还正在紧锣密鼓地上演逼蒋下野，进而问鼎中央的闹剧。因此，在周恩来看来，毛泽东问话的第一层意思是，桂系李宗仁很快就要成为共产党人的一个政治对手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十分清楚，时下桂系的实力仅仅限于白崇禧指挥的几十万人马，和蒋系残存的二百余万大军相比依然是一支很小的力量。换言之，在有军就有权的南京国民政府之中，即便桂系李宗仁在美国人的支持下登上九五之尊，他也无法真正取代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因此，在周恩来看来，毛泽东问话的第二层意思是，既然李宗仁的桂系不可能取代蒋氏军事集团在国民党中的地位，美国人为什么还要导演这样一幕“以李代蒋”的闹剧呢？

周恩来沉吟有顷，说道：“主席，在美国少数统治者看来，蒋介石一旦被我们彻底打垮，就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终结和完全的失败。结果，爱好自由、民主的美国人民就一定要问：几十年来，美国政府为什么要花数以百亿的美元，支持一个为中国人民所不欢迎的政府呢？”

“所以，他们怀着落花流水春去也的特殊心情，被迫在中国上演这

幕以李代蒋的闹剧。对吧？”

周恩来深沉地点了点头。

“所以，美国政府在华的代言人司徒雷登大使又玩了一个花招，他一方面加大力火攻击蒋某人独裁，另一方面又在时下的中国拼力倡导美国式的自由，是这样的吧？”

“我以为是的。”周恩来微微地点点头，“美国政客这样做的目的，是为其错误的对华政策作辩护，并进而以这种堂而皇之的舆论欺骗美国的人民。”

“恐怕对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还寄予希望吧？”毛泽东沉吟有时，继续说道，“要知道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有不少自视有知识的人是患了崇美症的。”

“是的，其代表人物就是胡适之流。”

“遗憾的是，不仅中国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不听胡适这些崇美派知识分子的，就说蒋某人吧，也只是把他们当做政治上的点缀。”毛泽东说罢微微地摇摇头，“更为可悲的是，他们自视清高、一贯正确，却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结果，胡适这些人在中国政坛上忽而扮演反共的急先锋，忽而又屈服于蒋某人的武力，就说他们那套从美国贩来的自由、平等的口号，似乎也有着不同的标准。”

“一句话：跳来跳去，不知其累！”毛泽东笑了笑，遂又严肃地指出，“而今，他们这些先知先觉似乎又嗅出了美国人的动向，一边参与正在上演的‘以李代蒋’的闹剧，一边又打出国民党不好，共产党也不好，唯有他们这些害了崇美症的第三种人最好的旗帜。”

“在今天，他们这种伪善面貌还是有一定欺骗性的，尤其是在某些知识分子中。”

“是的！为了将中国的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必须在揭露美帝国主义侵华本质之后，在适当的时候也要戳穿这些害了崇美症的第三种人的伪善面纱。”

这就是毛泽东的结论。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了验证自己对形势估计是否正确，又向周恩来发出了提问：“一九四九年就要到来了，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首要问题是什么呢？”

“我看就是主席最近反复讲的这句话：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周恩来几乎是不假思索地答说。

“恩来，我这种担心不是杞人忧天吧？”

“不！在这个事关中国革命命运的大问题上，不仅我们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和就要失败的蒋介石集团希望我们划江而治，搞成一个新的南北朝的局面，而且在我们的同志中也在滋生革命已经到底的思想。”

对于敌人，毛泽东向来是主张痛打落水狗的。换言之，无论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耍什么花招，他都会以追穷寇的精神痛而打之，或战而胜之。但是，他认为在人民中，尤其是在革命队伍中滋生革命到底的思想，这是最为危险的倾向。换言之，在即将到来的一九四九年能否将革命进行到底，主要取决于革命队伍敢不敢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所以，当周恩来指出“在我们的同志中也在滋生革命到底的思想”之后，他的表情立即变得严肃起来。有顷，他又低沉地说道：“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最典型的例子嘛，就是我们有些同志产生了三亩耕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想法。”

为此，毛泽东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在充分揭露美帝国主义侵华罪行之后，又代表中国共产党严正声明，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毫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接着，他又向全国各界人民严正地指出：

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这种情形，现在许多人还没有看清楚，但是大约不要很久，人们就看得很清楚了。

毛泽东一生写过许多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雄文，但是很少有像这篇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那样，不仅震撼了当时中国的政坛，而且也为世界各国所关注。事后追论，毛泽东在日理万机——并草拟了有关指导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数则电文的两天之中，一挥而就写成了这篇洋洋五千余言的雄文，非有雄才大略者不可为也！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才气横溢、撰著雄文的高手，而且还是一位摧毁蒋家王朝的英明统帅。他在向全国人民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的同时，又脚踏实地地想到了如何在一九四九年创建新中国。为此，他和他的战友们决定元旦过后，在西柏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一九四九年“各军作战的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准备召开二中全会问题及其他问题”。由于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分散于各个战区，不可能全都放下工作到西柏坡出席会议，特“拟约刘伯承、陈毅、饶漱石、罗荣桓、薄一波诸同志来中央开会，会期一月一日至五日”。

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刘伯承、陈毅出席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呢？他早在十二月十二日就致电淮海战役总前委：“黄维歼灭后，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讨在邱（清泉）、李（弥）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并明确电示：“希望刘伯承能于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间到达中央会谈。”总前委接电后于翌日——十三日晚向黄维兵团发起总攻，激战至十五日，敌十万余人全部被歼，生俘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吴绍周。毛泽东写完著名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当天——十二月十七日，再次电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拟请伯承、陈毅二同志偕来中央一商。”就这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于本日前往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萧县西南蔡洼，与粟裕、谭震林一起举行总前委会议。会后，刘伯承、陈毅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出席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刘伯承、陈毅驱车赶到西柏坡不久，就在驻地收听到了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他们作为来自淮海战役前线的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的司令员听后为之振奋，由衷地赞成。同时，他们一听这篇新年献词的口气和文风，都不约而同地猜到是出于毛泽东的笔下。正当他们二人计议何时拜访分别有时的毛泽东主席的时候，一位年轻的通讯员来到他们的下榻处，说毛泽东主席请他们二位到军委作战室相见。他们一听，二话没说，提上给毛泽东带来的战利品立即动身，跟着这位通讯员高兴地来到军委作战室，拜会相交多年的战友和领袖毛泽东主席。

军委作战室是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的地方。后人很难想象这样重要的中枢指挥机关，却是设在这样极其普通的三间平顶土房之中。说到在